

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

(二)

陳廣沅

香檳鎮舊雨重逢

抵達香檳站，見到唐山交大比我高一班同學裴慶邦，他已來美兩年，我事前曾有信請求他到站招呼。裴是蘇州人，聰敏而用功。相見互談，知他已得到碩士位，下星期即須出外做事去。他說美政府命令中國學生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以後到美者，一律不准在美國工廠做工賺錢，他是一九二一年來的，所以畢業後即可出去做工謀生云。他本來是一個白淨書生，長得眉清目秀而健壯有力。兩年留美生活，使他更顯得體格充盈而有智慧。更加西裝畢挺，草履光潔，令人起敬。當日天黑，他送我到一小旅館休息。次早，裴兄與嚴璿同學來，相見益歡，裴須動身就新職去，嚴兄來陪我找房子。

伊利諾大學風光

伊利諾大學佔據兩個鎮市，一是香檳 Champaign，一是歐班拿 Urbana，大部份在歐班拿。兩鎮之間並無分界線，有公路及電車路可通。嚴兄先帶我去中下級住宅區找租與單學生的房間，看中一間月租十二元的住所，即日搬入。學校二月開學，一月底須選課註冊繳費，學費本州人免繳，外國學生每年交卅六元。

我先到大學本部的運輸館找楊以琦先生的老師些密先生 Schmidt，

他早已接到楊先生的信，並且知道我二年學習機車之成績，甚望對我之深造有所幫助。些密是鐵路系主任，荷蘭人，和藹有學者風度。教師有負責工務（鐵路土木工程）的金先生 Prof. King 專講建築路基。有負責機務（鐵路機械工程）之施諾德格拉斯 Prof. Snodgrass 專講機車車輛之製造及保養。此外有負責電車和機車實驗室的各一人。他們兩人服裝油膩，說話粗魯，似是工頭出身。他們已收拾出一間房專為我研究之用，房間約十二呎見方，窗外對小溪，甚為舒適幽靜。

運輸館有三層，底層為鐵路系，各教授各有大房一間，我有小房一間。二層為礦冶系，揚州八中同學許本純兄正在此攻讀。其研究室在運輸館二樓礦冶系，與我之房間為樓上下鄰居。許為安徽人，自費留學。後來開學後，我與他同時上下班，回國後他到淮南煤礦做事，始終未與通訊，不知現狀如何。

霍亞民、田炯錦、黃朝琴皆為同學

我未上課前除到處參觀外，並到處找中國學生。曾找到學土木之陳六瑄，學運輸之霍寶樹，學政治經濟之田炯錦、吳瀚濤、黃朝琴夫婦等。陳為上海人在聖約翰畢業後來此深造，彼為粵督岑春煊之婿，歸國後自然一帆風順，抗戰時建築成都重轟炸機場頗有供獻。大陸淪陷後夫人去世，彼在香港大學教書同時攻讀博士位，得博士後仍執教鞭。霍兄亞民係以湘鄂鐵路實習生資格來美，無意選讀任何科目，祇到有關學術課堂旁聽。不久即到美國各鐵路參觀，並學習各種技術。田炯錦兄為甘肅人，清癯瘦弱而吃素，性情和藹，談吐富熱忱，坐定時恒以右腿架左腿，而以左手背置膝上，以手掌向上，同時以右手心輕擊左手心，侃侃而談天下事；語氣加重則重擊手掌；談笑風生，頗具幽默感。吳瀚濤為遼寧人，原與黃朝琴夫婦在日本留學，同時移來美國深造。吳身材高大，面有微麻，而聲音洪亮

震屋瓦，講天下事如數家珍，每以中國受列強欺侮而大聲喊叫「中國不富強則不能立國」，椎胸擊桌氣派十足。兩兄回國時正值于公右任創建監察院，到處物色人材充各省監察使，而尤以甘肅遼寧無薪新人物可以入選。適兩兄在伊利諾大學得博士歸來，有人推薦，遂被入選，四五十年來協助于公在中國監察制度方面建樹甚多。

許久以後，有人說吳瀚濤在天津南開中學讀過書，那時周恩來也在，後來吳氏夫婦到日本留學，周亦趕到，既無生活之資，又無入學希望，全靠吳氏夫婦支持。

黃朝琴是臺灣省人（那時用福建人祖籍）原與夫人在日本留學，此時同吳轉來深造。黃，面團圓，生得五短身材，非常厚道而誠實，大概英文較差，同學以日文之「馬鹿」呼之。太太生得漂亮而裝束入時，頗有風頭，但不能開口說話，一開口則啞聲刺耳，同學稱之為「啞美」。聞黃兄返國後即回臺灣老家，離婚另娶，而官運亨通，除私立銀行大賺以外，並被選為省議會議長，一時富貴雙全，得其所哉，惜此人無壽不久即逝世。

當時中國留學生不多，女學生更少；除黃夫人外，祇有一福建陳小姐專攻社會學。追求者有袁伯濤兄，係由普渡大學來此，未能如願。陳小姐歸國後與上海律師李某結婚，據嚴兄告我，去年有張小姐者風頭甚健，裴慶邦顛倒裙下者久之；但為一外來之歐陽兄奪去，裴兄不無懷喪，但聞歐陽兄亦未能同偕到老，中途又為有財勢者奪去。

虞魯伯、沈熙瑞各有千秋

學經濟者有一位叫虞魯伯兄，來勢甚猛，有汽車出入，性豪爽，嘗與同學叫 Sim 者駕車出遊，闊綽之至，不知其來頭。多少年後方知此公為上海大亨經太太之長婿，經太太有三女，為上海新世界之老闆，上海愚園路一條街的地產房屋都是她的。虞回國後即為英國有利銀行之華經理（中

國大班），聲勢喧赫。大陸淪陷後，虞兄仍在香港作長袖舞，在深水灣建華廈，奉養老丈母娘。不久彼夫婦又移居美國。時到香港經商，有一次到港居旅舍中，得心病猝死，可惜。

中國學生有一個中國學生會，會所租了一間房，內有中國報紙以及同學所捐贈之中國小說等。下課後中國學生到此閒談或閱報。有時開會討論協助新來學生及與其他大學學生會之聯繫等事。對於新來學生之招呼是一件極要緊的事，我自己是過來人深知其苦，所以在開學時間，我都常到車站看看，有無中國新來學生，有則盡力幫助。有一次我去接到了一位身材甚矮小的同學，大概年事甚輕，似乎無人協助不行，我前去自我介紹。他是上海人叫沈熙瑞，我帶他到處跑，找住房，忙選課註冊繳費，並帶他找課室預備上課。在我，此不過尋常協助之事，稀鬆平常，那知道此公受惠不忘。回國後他主持中央信託局，我幹鐵路，風馬牛不相及。他碰到熟人就說我待他多好多好，我聽了真有些面紅。抗戰軍興，我胞弟失業，就闖到中信局找事，無意之間撞到沈局長，他聽說是我胞弟，隨即派事，致未失業，我至今感激！

一年級讀了五年

有一位安徽桐城人，忘其姓，對人非常客氣，要求人幫忙他的英文。有時情不可却，我去看他了。他將所讀的課本給我看，第一頁註的中國小字，密密層層像爬滿了螞蟻一樣。我再仔細看看，則所註的盡是簡單常見的字，我知道他的程度距離標準太遠了，祇好慢慢解單一回。我自己想：這樣程度如何能上堂聽講呢？每次考試當然不能及格，學校請他退學。大概他家裏有錢，轉到別的大學讀去了。說到有錢的人，真也有趣。有一位姓孫的，他來唸一年級，每年留級，留了五次，一年級讀了五年。他還覺得有趣得很，他隨班上課，好在每年一年級，同學都是新的，大家不認識

他。大學裏那時有一萬多學生（最近有三萬多），誰也不管誰在幹什麼，他自己却以學生為他的職業，就此享受下去，亦天下奇聞也。

同為留學，生活懸殊

在學生會裏碰到三位同學，是北平交大管理學院的，他們來研究經濟和運輸，都是北平唐山的人；一個姓許，一個姓趙，一個姓劉。許兄年事最高，趙兄似乎在國內做事的位置較高，劉兄資歷較淺。他們三位住在一處，可以自己燒飯，所以我常被請去吃中國飯，並且在週末時還打幾圈「麻將」。他們回國後都在交通部鐵道部做事。

還有一個有錢佬叫林晚原，他是印尼來的，家裏有橡膠園、錫礦，用費由家中源源匯來。他與虞兄一樣都不住民間租房，而與美國學生同住兄弟會，不但膳宿費驚人，而兄弟間應酬費亦不貲。虞兄有車，而林兄因雙目不靈，不能開車，但亦時常加入派對作飲酒跳舞遊園之會。同為留學，生活懸殊。

林兄長相特別，除眼睛大大近視外，眉毛黃白色，頭髮亦作黃褐色，皮膚白得比白人還白，有人說是「楊公忌日生的」，我不解何意。他說廣東話，因在聖約翰讀書，均亦講上海話。回國後在上海做事，日寇囂張時，他家道中落，甚為拮据。曾結婚一次，女的要求離婚，後來又娶一位；但不久即獨自回印尼尋生生活去。

爭為中國學生之保母

大學區裏有兩位美國人對中國學生十分愛護，一位是德瑞波夫人 Mrs. Draper，他丈夫是內科醫生，夫婦常常招待中國學生。裴慶邦、嚴瑞都是他家的座上客。她們逼你回她們的說話，讓你有機會練習聽聽英文，為有力的幫助。如果發音錯文法錯他們就善意地改正，我自己獲益不

淺。她家門不關，我可以隨時到她家客廳裏坐着看書。醫生叫我買醫院保險，每年三塊錢，如果生病住醫院，每年可住四個禮拜不要錢。我有一次趕論文趕病了，醫生帶我去住醫院，住了一個禮拜未花一文錢。我同他家要好得很，後來我兒子在一九五〇年出洋，就到伊利諾大學，當時我就寫信託她招呼他，十分妥貼。她去世以後，她兒子還同我的兒子來往一些時。

這位老太太對於中國學生之命運甚有影響，我留學四年快回國時，她誠懇勸說不要回去。她最大理由為「所貴乎有國者，為其能保護我，使我能專心職業自求進步也。你們國家除收重稅拉伕打仗外，對國民有何功德，能保護乎？能助其福利乎？」我的對答是「國家貧弱至此，吾輩攻學有專長，應儘速回國，大大出力，將國家弄好；如我輩受過高等教育者不去，叫誰去呢？」我結果回國。我第二次在抗戰時回美，一九四二年去看她，她已成老孀寡婦，但見面後仍說「此次該不回去了罷。你看你的國家弄成什麼樣子？」我說「國還是我們的國，我們還要回去努力纔行！」裴慶邦受其影響，五十餘年未回國一次。

與此德瑞波夫人同時，有擺柯夫人 Mrs. Baker，對中國學生也甚招呼。她丈夫已死，自己很有錢，很愛招呼中國學生。不過有一點做得過份，她自稱「中國學生之母」，到處宣傳，有些中國學生就不願去受她的過份的寵愛而稱她為「母」！她甚不高興，有時與德瑞波夫人爭奪，大有吃醋之意。中國學生自尊心甚高，不願自卑地去敷衍她。

其餘對中國學生表示好感者有一宗教會所 Welsly Foundation，時時有集會招待中國學生。中國學生會有大會時可以借這會所開會。惟一奇異者，即教會方面如天主教基督教等，他們每年花多少錢派牧師去中國傳教，乃對此自送上門之學生，絲毫無傳教性質，亦未自約人去做禮拜或查經。

父子同學

伊利諾大學以前畢業生中之中國人，最有名者為無錫穆藕初先生。他學工程，歸國後在無錫紡織界供獻殊多，廿餘年後我自己兩個兒子，陳傳方、傳正都相繼在本校畢業，畢業後皆到東方春藤大學 Ivy League 布朗 Brown 讀得 Ph. D. 學位。至於與我同時之外國學生以及美國學生，我就毫無所知，只有一位五十年來仍為美國人所稱道的足球健將 Red Grange，本校在他的時期每戰必勝，有一次他夾球直奔七十幾碼而得勝，全校歡呼。

繳費、註冊、選課、上堂

一九二四年二月初，由嚴瑤同學帶領去總辦公室大廳，廳前有十幾張桌子按英文字母排定，每桌有一兩個學生負責。我被領到 C 字桌前，辦了註冊手續，我拿了選課單，到運輸館找到些密氏教授請示選課辦法。我原想一年畢業得碩士；他說萬萬來不及，裴慶邦讀了兩年方畢業，你也得兩年。選的課程，第一樣自然是機車工程由他自己教，他看了我的成績單後，要我選熱力學 Thermodynamics 及材料試驗學 Material Testing 又要我學兩年法文。他說，這是第二外國語，將來做研究工作，非諳法國或德國參考書籍不可。另外有機車實驗室工作。選課單擬成後，要親自持單去見各課教授，求其簽字同意後，方准上課。熱力學教授古得腦先生 Goodenough，他是熱力學權威，有自著之課本，本校教授中他的資格最老，他的課每週三小時，一天連上三堂。材料試驗的教授是摩爾先生 Prof. H. F. Moore，每週三小時，這位先生也很老，精神好得很，在材料試驗室忙來忙去的，他的名子叫 H. F.，學生們就替他起了渾名叫 Half Foolish。法文課祇須到法文主任教授處簽字，學生有好幾百人，分十幾

班教，每班教員不同，每星期五堂課。

註冊日到處人龍，尤其是大學課程，至於研究院 Graduate 課程就比較輕鬆。在大學走道上，到處長龍來去，年輕的男女學生穿得花花綠綠。那些女學生，個個桃腮杏眼，金髮凝脂，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時尚無黑人學生）覺天地造物，此為其絕頂成績。以如此尤物點綴於藍天雪地瓊樓玉宇之課室間，較薛寶琴着猩紅披風在枯枝雪地之空寂大觀園中有生氣得多！真人間天上，不免羨美國人之得天獨厚也。

第一天上課

第一天上課，凡事都覺嶄新，早晨到小飯店，喝一杯咖啡，一客土司，共計一毛。隨到鄰近之合作書店買一本新法文，兩本舊熱力學及材料試驗學。舊書是上班學生讀完了出賣的，便宜得很。在合作書店買書時出一元作為合作會員，每年年底可以分得紅利。每年買二十元書，可分得二三元紅利。上機車工程課，就在些密教授辦公室，進室後有女秘書接待，並送至辦公室。室內些密氏正在據案看書，見我後即叫坐在彼之大辦公桌對面椅上。我問有幾個同學，答祇我一人，登時心理上發生異樣反應，蓋平生未聞一個教師對一個學生講課也。些密先生態度閑雅，若在家會客然，開講時即將此課重點交代，在研究機車實驗之張本加以研究而求其通性。至於機車構造機車運行及機車設計皆為大學課程，為本課之先修科目。老先生說話甚快，如數家珍，而我之英文速記不能全部趕上。有時他停講而與我閒談，問長問短，必要我有問即答。我那時英文會話程度實在太淺，祇能勉強應付，幾日後他說「你們中國學生講英文，句句文法正確，字字都依文理，不像我們本地人滿嘴土話，你們的話能寫出來，他們的話有許多不能寫出來。」我不知道這是譽還是毀，祇得努力練話以圖進取。

他老先生性情和藹，但舉止謹嚴，他夫人是一位文學博士，祇生一女，家庭美滿，生活安適。有一次講書時，忽然女秘書在另一室打一呵欠，聲聞戶外，頗有「春困發幽情」之雅，老先生大不謂然，當時面斥，並嚴囑以後不許再犯。當時女子須守嚴格閨範，言行不能如今日之隨意也。

熱力學有三四個同學，皆美國人，等了一刻鐘，古得腦先生方慢慢移來。他矮矮胖胖面色紅潤，說話不甚清晰而快速。比較起來，些密氏就較慢而較清楚。我想些密氏祇有我一個中國學生，所以他的說話對象是一個不說英文的外國人。古得腦有三個美國學生，一個中國學生，他自然以美國人為對象，所以在我中國人聽來就覺得說話快而較不清楚了，所講者係高級課程，內容全係微積分方程式。可憐我這個大學畢業生所學得的實在有限，而且不知何謂微積分方程式。第一課上過後，知道這一課分量不輕，非將微積分大大溫習大大補習不可。

材料試驗有同學十餘人，此課為工程學生所必需，故人數較多。教授用他自己所著之教科書，講得有限，指定各人做實驗，並如何運用各種實驗儀器以測量各種材料之力量，各種材料包括鋼鐵銅水泥各種木材。本課所着重者在測量各種材料在重複應力 Repeated Stress 下，其本身抗力之變化。此種儀器多為摩爾先生及其助手所自設計，機器一經開動則自動重複撞擊或延伸，每分鐘重複幾十百次，隨實驗者之意旨而定，有紀錄儀自動記載次數。做完後製成報告書。此課並無課外準備，祇須在做完一個實驗時製成一個報告而已，覺較鬆。

法文課鶯鶯燕燕

法文課每天下午一小時，課堂坐滿四十人，過半為十八歲左右之一年級女學生，研究院學生在此修第二外國文者祇有兩三人，我為其中之一。

與女學生同堂上課此為平生第一次，滿堂燕鶯，粉黛貽香，入門後不禁暈眩，急擇前排座位向講臺坐下。不料站在講堂之教師為一姣小玲瓏之法國女先生，寤甚。先生開講，喉音清脆，教法文字母及拼音，伊一發音，即命學生全體學念，如此一呼一應，四十分鐘末稍息，課完又命做家課若干。

下課後加入趕次一課之隊伍，自己亦變為脂肪隊中之一員。看人家男女結隊而行，我乃獨行踽踽，恨不得找一個中國男同學同行。一直接到運輸館之研究室，方得閉目凝神找到我自己。此第一堂男女同班之驚喜情形，非身歷其境者不能領略其滋味。以後每天如此，就見怪不怪了。

機車實驗用真火車頭

機車實驗室在運輸館之後，有一真機車為 4—6—0 式，高架於藏在地面下之滑輪上，機車拉桿 Drawbar 接在一架量拉力之儀器上 Dynamometer。指導員說實驗時將鍋爐燒足汽力，開放汽門，則機車開始運行，但祇在滑輪上轉動並不能前進，如此則可以在實驗室中量出一個機車行動時所需燃煤量及所生拉力。室外又有一實驗車 Test car，車中裝各種儀器，量各種阻力及拉力。此車須掛在一列客車或貨車，在行駛時測量機車引力及列車阻力隨車行速度而變化。實驗室及實驗車之各種儀器，皆些密氏自己設計並監造者。有一次日本鐵道省派專家來此，向些密氏請教製造實驗車之設計，並將各種藍圖帶來請教。些密氏一一指示，不厭其詳，結果送一張支票，作為酬勞。事後先生告我日本人小氣得很，他給我的酬勞祇依每小時五十元算，太少太少云。

熱力學讀得辛苦

學校工作如此開始後，即每日用功，而所費時間最多的是古得腦先生

的熱力學，雖到圖書館尋讀參考書，亦不能盡懂，自知數學程度不夠，有暇即弄微積分。後來有點怕上這一課，但又不敢缺課 Cut Class，缺一課就是三個鐘頭，他老先生不知講到多遠下去了，怕上而不得不上，這種苦境不可想像。在他講堂上，有時他還叫學生上黑板做題目講公式。我選讀了這一課 共計三學期，第一學期苦撐了一個及格，第二學期就覺稍有門徑，第一我聽說話的程度增高，而且讀他著的書，已讀了一學期，瞭解的程度也增多了。他所著的書，對每一生題目，必自日常所見普通現象開始，然後漸漸提高，漸漸引入高深微積分方程式，他講書時亦然，同班的美國人都說他講得好，據說他的解釋方法得力於三年萬國函授學校的編者教科書經驗，函授學校的學生見不到先生，全靠書本解釋，所以必須十分清楚、十分簡單，否則學生看不懂做不出，努力不出成績，那就要退學了，他老先生以那種方法講高深的熱力學，自然學生們五體投地的佩服，而努力進修了，我也跟着有了些進步。

有一次我做了一個題目，他說不對，我說我照你自編教科書的方法做的，他拿了我的書一看，他說那是兩年前出版的書，現在我的理論又進步了。我的天，兩年前的書就老舊不實用，我們中國大學還用人家一二十年前的書呢，他叫我看一本英譯的德國書，我到圖書館借出，是一本幾十頁的薄書，自己以為這薄書必可短時期讀完，回到研究室一看，一個鐘頭看不完三頁，非常之難，這才知道古得腦先生所著教科書，方合學生胃口。

法文課每天有生字十幾個要記，還要英譯法十句、法譯英十句，上堂時間到就得答出，在羣雞粥粥前又不肯丟人，所以每天自修，第一件先將易辦之法文課弄好，然後即對熱力學拼命，至於本行之機車工程，則駕輕就熟，無甚難題，此課日間有空即在研究室中弄完，回住處後之時間，分配大概四分之一弄法文、四分之三弄微積分與熱力學。

看嚴塔畫建築圖

每日午餐，約好樓上研究礦冶之許本純兄同在鄰近之小飯館吃，我不

吃牛肉不喝牛奶，祇吃雞蛋豬排之類，另加咖啡一盃，大概都在三四毛錢之間，晚飯吃得好些，也不過四毛錢，禮拜天祇吃一頓好午飯大概都是炸雞或烤雞，七毛五分錢最貴了，再貴就吃不起了。晚飯有時同嚴塔同學吃，吃完了同到他的繪圖室看看談談，他是學建築的，每天畫圖畫不完，有時晚間要畫到十一二點，看他畫得甚怪，將白紙上用淡墨水塗上，候乾，再加一層，候乾，再加一層，如此加之不已，實際畫的時間少，候乾的時間多，據說建築設計之陰影非如此不能顯真云。嚴為嚴幾道先生之幼子，寫得一手好字，中國字外國字同樣好看，有規矩，據說是多年私塾之苦功所致。

四年寫二百封家書

禮拜天上午是我寫家信的時間，每信必將學校情形自己修業情形美國報紙所載情形，詳細寫出，寄與父親，四年二百多禮拜就是二百多封家書，寫的紙是自己帶去的中國原稿紙，每頁五百格即五百字。

後來一九四一年到戰時華府為中國政府爭取抗戰物資時，亦照樣每禮拜寫長信，用航空信寄滇緬路局杜鎮遠局長，請其閱後再交我妻子閱，這樣亦有四年之久共有二百封信。抗戰勝利，想起這些心血，如能搜集起來，大可印給後輩看看，知道那時留美之經過詳情。問嘗與妻談及，妻驚訝根本未看過這些信，可憐我每次寫信都是杜絕應酬，關門默寫，親自送寄者，何以未曾收到呢？回想起來，大概父親在上海鹽業銀行做事時，收到美國兒子的信，內容新鮮，自己看了不算，還讓給同人看，輾轉傳遞，作為談助，根本未想到有保存之必要，滇緬杜局長收到我信，以為這是公事報告，除分與各處科長傳閱外，即分別存檔，根本未想到我的家書，更未想到這是我私人資產。故一生兩次大寫作，都被拋棄，現在想來十分可惜。此時所記不過當日每禮拜日所記之百分之一耳。

註：一九七七年方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查到一九四三年交通部所出交通建設雜誌，有我的「華府通訊」，即係此二百封信之精華。